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

张长弓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 1

张长弓小说选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张 长 弓 小 说 选
ZHANG CHANG GONG XIAO SHUO XUAN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字数:262 千 插页:5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0089·335 每册:2.15元

内蒙古自治区当代文学丛书

编辑委员会名单

主任委员

乌 恩

副主任委员

刘云山 苏尔塔拉图 扎拉嘎胡

委 员

云照光 珠 岚 敖德斯尔 安柯钦夫

葛日乐朝克图 焦雪岱 巴·布林贝赫

孟和博彦 张志彤 张长弓 拉布坦

占布拉 李可达 曹都必力格 丹必扎拉

森 齐·莫尔根 时家翎



作者近影

作者小传

张长弓，祖籍山东省寿光县，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出生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高小毕业后，于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期曾做财经贸易工作、国民经济计划工作和新闻工作，后入内蒙古大学文艺研究班进修。现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副主席。著有短篇小说集：《鹰》、《草原似锦》、《凌晨》、《水碧沙明》等，中篇小说集《红柳》、《草原轻骑》、《小草恋山》、《并非温馨的爱情》等，长篇小说：《青春》、《边城风雪》、《娜敏伊虹》、《漠南魂》等。

从此，张朝贵与张发顺做地望上邻居，
就幸福村富裕的城一^街旁。一场灾难之后，就停
折半，自由地失。他不但不思进退半年多，就要
进退一辈人，永远在深山峡谷和山沟余里生
活，永远……

小姑娘表现出了舞蹈方面的天分。她总是
随时间地琢磨着，琢磨着风怎样吹，怎样微的
枝叶怎样动，那天上的纸风车，自在空中是怎样
地飞翔，刹那间收拢，舒展，摆动，原来又是
怎样地轻盈而又美地跳歇……。她把这一切，都
自觉地不自觉地读解着，而自觉或不自觉地把
收在小小的心里，却难以解管理。小姑娘有着天賦
的模仿能力，在走马如飞的奔跑中；在牝牛如
何低颈冲击；羊的各种姿态；山羊怎样惊惶
小羔，山羊怎样眷恋母羊；牦牛那泰山崩于

作者手迹

出版说明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四十周年编辑出版的这套《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是迄今对内蒙古文学发展的一次最大检阅，是展现内蒙古四十年来文学创作成果的大观，是向这两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的隆重献礼。

四十年，只是历史的一瞬，而对内蒙古的文学事业来说，则忠实地记录着一个开创性的崭新时代。内蒙古是我国最早实现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自治区。她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内蒙古各族人民不仅在政治上实现了当家做主，而且在经济上，文化上正在逐步摆脱贫困和落后状态。伴随着自治区社会主义建设各项事业的飞速发展，在文学创作上也取得了显著成绩，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喜人景象，产生了一支由蒙、汉、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回、满等各兄弟民族作者组成的文学队伍，出现了一大批反映各个历史时期人民生活和斗争的优秀作品，并以其独特的民族特点和地区特色，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影响。

列入《内蒙古当代文学丛书》蒙汉文作品，分别用两种文字出版。其作者，既有驰誉国内外的文坛耆宿，也有成绩卓著的中年作家，还有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涌现出来的艺苑新秀。丛书计六十余部，可以说是我区文学精华荟萃。所展现的壮观阵容，不仅可以载入

内蒙古的文学史册，同时，将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百花园中放出绚丽的光彩。

出版这套丛书，对繁荣发展我区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具有很大意义。回顾过去，总结现在，是为了将来更大的发展。我们的前途是光辉灿烂的，可以预期，在党的领导下，内蒙古的文学事业，必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开创出空前繁荣的新局面。内蒙古的各民族作家必将以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为建设四化、振兴中华，为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

目 录

1	西疆草
17	行路难
43	阿萨的故事
62	雪原
84	红霞
131	“破罐子”
148	孙三娘开店
165	漫长的旅程
219	回回四哥
231	辛老师
246	泥人唐
263	我爱芬芳的刺莓和丁香
274	风里的沙蓬
307	糖瓜女人
321	乔迁之喜

西 疆 草

我同一位电影工作者——导演，到祖国西疆阿拉坦草原上去。

抬头看，云山万重，雪白的、纵横错落的云山，裹着飞机的双翼；低头看，云海苍茫，那翻滚的波涛，构成无比奇妙的景色。

“啊！壮丽！”导演慢声吟哦着一句诗：“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

一过阿尔斯郎山，突然云收波散，飞机也渐渐下降。秋天的斑斓色彩浮现在眼底：青蔚蔚连绵的山啦，浑茫茫无边的牧场啦，一片片比菜花还黄还亮的金盏花啦，象珠宝般的马群、牛群、羊群啦，大汽车在公路上跑啦，象蘑菇滩一样的蒙古包啦……我正看不够，只听导演“哎呀”一声：“快看！那是什么？”

就在我们脚下，大地托出了一片鲜绿，是那样明亮悦目、葱茏青翠。在草原上，本来就象在绿的海洋里，而这种绿，是这样的壮观，竟使庄重的导演惊呼起来。

同机的一位旅客说，那是草原工作站人工培植的牧草。

“好啊！”导演看到好外景，眉飞色舞了。

“好什么？”那人浓眉一拧，就象那绷紧的钢缆，一双眼睛在燃烧。这是个五十多岁的人，花白的头发二寸多长，根根挺

立，很有点“怒发冲冠”的样子：“哼，好？他们要统统铲掉呢！”

“为什么？”导演惊愕地问。

“谁知道！”

“谁主张这么干？”

“谁知道！”

一个小时以后，在草原X市下了飞机，我们立即到有关部门联系，第二天，就来到了草原工作站。

这是极其幽静、奇幻的地方。背倚阿尔斯郎山，面临无垠的草地。草原工作站，白色的小楼，白色的栅栏，白色的风力发电机……草原牧民爱乳汁，因为乳汁哺育着牛羊，也哺育着牧人，蒙族牧人喜爱乳白色的装饰。

坐吉普车参观了草原工作站的育草基地，真是进入了一个千红万紫的花花世界！紫花苜蓿和黄花苜蓿，在草原上常见。一片蔚蓝的花，一片蔚蓝的轻云；一排嫩黄的花；一排耀眼的黄金。苏丹草高达三米，宛如葱翠的树林，那袅袅娜娜的穗，在微风中婆娑起舞。放眼看，各种绿草烘托着各种花，花的姿态、颜色，都是美术家难以描绘、难以着色的。我们在五光十色群芳荟萃面前，眼花缭乱了。

领着我们参观的技术员，名叫小斯琴。她穿着白色的工作服，戴着一个宽沿草笠，脸色被草原的烈日晒得黧黑。话讲得缓慢而低沉，清秀的脸上笼着寒烟。顶多不过三十五岁吧，怎么那样老成？

一上午，我们把育草基地都看遍了。导演摇着头说不对，他要找在飞机上看到的那一片耀眼的新绿。

“啊，”小斯琴说，“那是走出实验室到广阔天地里去的剑草。”

坐着车往回走，小斯琴淡淡地讲起那些剑草来。她说，那是

用当地野生的报春草和新西兰的冰草杂交而成的一个新品种。已经培育多年了。今年在额仁戈壁大队大面积试种了两片，长势很好。

啊，一项科学实验的成功，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啊！小斯琴却无精打采，好象这一切都与她不相干。

我们这位沉着的导演，终于沉不住气了：“请问，剑草是哪位培植的呢？”

“我们大家。”小斯琴低下头，长长的睫毛遮住眼睑，轻声说，“主要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我。”

“那么，由谁来大面积试种的呢？”

“……我。”

“听说有人要把剑草铲掉，是吗？”

“铲呗。”小斯琴无动于衷，悠然地说。我看到，她的眼里闪着警惕的光。

导演忿然作色，一声不吭了，隔了半晌，他在我的耳畔轻声说：“唉，科学家的热血啊，大约最高也不过零上一二度吧！”

吉普车又回到草原工作站。导演说：“你们的支书是贺仁同志吗？我们想请他谈谈。假若时间上……”

“他没有时间。他到外地开会，昨天才刚刚乘飞机回来。”

“和我们同机吗？什么模样的人？”

“五十多岁，花白的头发挺立着……”

“噢噢，认识！认识！我们一定找他谈谈……”

“他今天接到通知，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去呢？”

“白铁生产门市部。”

“啊！”我们俩不约而同地大吃一惊，开始感觉到这里问题的复杂……

晚上，我们俩在灯下各自写着日记。忽听隔壁一男一女吵起来

了。女的是小斯琴，男的大嗓粗喉，一声声的怒吼象打雷。

“快快快，别干啦！气破了肚子没钱买药！”男的说。

“什么话，我这是干革命！”小斯琴反驳他。

“人家说。你们这群研究草的，早该改行！没有那些闲钱去养花花草草！”

“你也信他们那一套？”

“牧区以牧为主的提法，要彻底砸烂！牧民要是不种庄稼，那就叫长脖子老等，尖着嘴吃亏心粮！”

“啊？牧民不吃亏心粮，这是林彪说的话……”

“不不不！这是首长的……”

听到这儿，导演哼了一声，摇着头自言自语：“怪事！在电影上必须‘出绿’，否则就拿棒子敲你脑壳；在牧业区，反而又不要绿的了！在牧区铲草，真是天下奇闻，奇闻！”他的愤慨我是理解的，由于拍一部片子没“出绿”，好玄没给整趴下。

不大会儿，隔壁的俩人越吵越僵，只听哗啦一声，大约茶盘茶碗或者台灯什么的，摔到地下去了。男子吼道：“你不走，我走啦！咱俩各干各的，今后不要再见！”

“咚！咚！咚！”男子下楼的声音。“咚！咚！咚！”小斯琴随后去追赶。导演把笔往桌上一掷，就跑下招待所的小楼，我在后边跟着。

院里寂静无声，只有天上的月色投下建筑物的黑影，把花坛、水池照得陆离斑驳。走出门去，面前是深广而神秘的草的海洋。

我们在月下伫立，等了好一会儿，小斯琴回来了。月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象一条绳子拽着她那疲惫的脚步。

“刚刚那位……是谁？”导演迎上去问。

小斯琴以为惊了我们的好梦，深感歉意地说：“啊呀，真对不起！那，那是我的爱人，他叫大斯琴。”

“嗯？夫妻同名？”

“还有一个中斯琴，只活了六岁……”

“这，这是怎么回事？”

……

住了一段时间，我们才了解，大斯琴在X市工作，本来是在畜牧兽医学院毕业的，却没到草原上去，改了行，在一个单位当秘书科长。近几年来，索性甩手不干了，上半年到温泉“疗养”，下半年在家里“抱蹲”。自从某些人闹着要铲除剑草、搞垮草原工作站以来，大斯琴死说活说不让他的爱人干这一行了。他通过一种什么门路，已经弄好了手续，想把她调到X市去。小斯琴表现出了独立不倚的坚强气质，她要与她所研究的牧草共荣辱。剑草既然要铲去了，她的心还能完整么？

有一天，办公室的人说让我们随意看看草原，好容易来一趟，多跑些地方才好。于是，导演和我兴致勃勃地坐上了吉普车。

我们先到一个生产大队参观畜群。好客的主人早已杀了肥羊，煮熟了香喷喷的手扒肉。马奶酒的味道尽管酸一点，没关系，导演说那东西强心利尿，包治各种疑难病症。他双手接过一碗奶酒，刚要一饮而尽，突然想起了什么，问：

“你们这儿不是额仁戈壁生产队吗？”

“是。”

“大面积试种的那两片剑草……”

“昨天晚上铲掉了一片……为这事，把老贺摔坏了！”

“哪个老贺？”

“草原工作站的支书。”

“怎么搞的？”

生产队长沉默着，脸色铁青。呆了半天，他把酒碗“咚”地放下。酒，洒满矮脚红漆桌子，流在栽绒毯上。

我们驱车去看那片铲掉的剑草，顿觉偌大的草原满目荒凉。啊，那苍翠的草毯呢？那令人爽心悦目的新绿呢？在飞机上那天的经历难道是梦幻么？看眼前，莽莽茫茫，是荒凉的旷野，土和草根都是一片焦黑。生产队长告诉我们，那些人把草铲掉，又放火去烧，以免这宿根的作物明年再长出来。

“啊，又是放火烧荒！”我心中的愤慨难以自制，抬头看导演，他脸上的每条皱纹里都升腾着怒火。

生产队长告诉我们说，那帮家伙趁着天晚夜黑，偷偷地铲草、放火，然后又掉转拖拉机，要去毁坏那片更大面积的剑草。这时，牧人们骑着马赶来，草原工作站的老支书贺仁也赶到现场。老贺上前耐心说服，一条一条地跟他们辩理，坚决不让他们往地里开拖拉机。一个家伙从背后袭击，把老贺从马上拽下来，摔坏了胳膊。正在紧要关头，旗委书记闻讯坐着吉普车亲自来了。他下了一道命令：牧人们坚决守护剑草；谁敢铲草，以破坏生产论处。

那些家伙不服，到处贴大字报，说旗委书记是彻头彻尾的“唯生产力论”。

“什么东西！”导演气得满脸通红地大骂。

“唉！这一片草，都怪我们没有护住……”生产队长心疼地说，“这要是让小斯琴知道了，比剜她的心还难受哇！就为这片剑草，她……她的孩子……扔了！”

“怎么回事？！”

生产队长说，小斯琴为了这种杂交的剑草，整整研究、培植了四年。四年，一千四百六十个日日夜夜，她是怎样度过的呢？草黄了，她的脸焦黄；草蔫了，她的脸枯瘦；草上起了斑点，她急得两眼血红，满嘴唇燎泡……好不容易盼到大面积试种了，她把心和草籽一起播进大草原里。晨露、夜风、浓雾、暴雨、虫蚀、雀啄……剑草经受的一切，她都经受到了。就在半个月以前，气

候很不正常，骤冷，暴热，天上云雾惨淡，鸟雀惊慌乱飞。气象部门预报：要降臭雾了。

小斯琴来到额仁戈壁，在地边上搭了个窝棚，黑天白日地守护着剑草。萋萋的芳草啊，已经成为她的血肉，她的神经，她的一切，旱、涝、冷、暖，她都感同身受。这一次的臭雾不比往常，她恨不得用自身来承当这突然袭来的霜刀雾剑。

那天晚上，风静了，雾，漫上来。白瓦瓦，海天迷茫，夜沉沉，暗礁突兀。那雾，带着刺鼻的味儿，咕嘟咕嘟，象火车头冒烟似的，从天之一角翻滚出来。小斯琴知道，这种雾过后，剑草就会起黄斑，籽实未成熟，就要伏倒在地里，牲畜吃了这种草是有害的。她早已将预料的情况向草原工作站和公社党委作了汇报。那天夜里，社员们在育草地的四周点燃起熊熊篝火。啊，火！用它那炽热的红光和浓雾对垒。刹那间，烟和雾搅在一起，火苗在白色的密网里显得暗淡。但，众人捧柴火焰高，牧民们，你加一捆劈柴，他加一捆茅草，火愈燃愈旺，并且从四面八方将雾包围起来，把它分割成无数条散丝零缕。不久，雾又聚集，而火光更大，火焰更旺……

火，烧了三天三夜，小斯琴在地里盯了三天三夜。她研究雾的起因和流向，观察雾的浓淡，记录气象变化，一直没有合眼。研究这一次雾，取得第一手资料，对确保这项杂交剑草大面积的种植，是有很大价值的。

就在这时候，她的唯一的四岁的男孩儿得了重病，入了X市医院，大斯琴日夜照料孩子，一天一个电报，催他爱人回X市来，小斯琴把几封电报全压下了，没有让老支书贺仁知道。电报装在衣袋里，象装着绞碎心弦的剪刀。作为母亲，她多么想要立刻飞回去，飞到爱子身边；可是，作为科学研究人员，在这样重要的时刻，又怎么能离开岗位？

这边的大雾未退，孩子在医院里咽了气。在停止呼吸的一刹